

鯽仔魚欲娶某

西北雨直直落，鯽仔魚欲娶某

鮎鮎兄拍鑼鼓，媒人婆土虱嫂，日頭暗尋無路

趕緊來火金姑，做好心來照路，西北雨直直落。

——台灣歌謠〈西北雨〉

昭和二年三月初，好日，宜訂親嫁娶入厝。

初春，氣候仍寒，日頭從棉絮的白雲探出頭。剛播下的秧苗一行一行，浸泡在田水中，稍嫌單薄的葉片隨風抖動，精神奕奕似的。還沒長出稗草的秧田，秧行間閃著水光，映著淨藍的天和如雪的雲片，一隻白鷺鷥在水田間低頭認真的啄食。路旁的欒樹剛抽新芽，水綠色的小葉子怯生生的掛在枝椏上。

一行約莫十來人沿著田邊小路走來，前頭是二人扛著大妝奩，再後頭有人提著謝籃，頭插紅花的媒人婆眉開眼笑的押在後頭，行伍熱熱鬧鬧宛若遊街。田裡的人穩住犁頭扯住水牛望著這群提親的隊伍，黝黑的臉露出潔白的牙齒，笑著和訂婚行伍打招呼。

不遠處，一棟鉛皮屋頂的木造房子，屋頂後探出一叢叢竹梢，還沒開花翠綠的矮仙丹圍籬隔開水田在屋前圈出一塊曬穀埕。埕前搭著布帆，一群人走動著。有人望向小路的這一頭，指指點點之後喊著：「新郎來囉！」便點燃垂掛在簷前長長的鞭炮，頓時，煙霧炮屑飛舞。這一行人也丟出一串串著了火的爆竹做為呼應。

鞭炮聲由遠漸近，一串串一聲聲愈來愈大愈響亮。透早就起床，梳妝打扮，阿音在房間內，聽到嘈雜話語交疊，心內鹹酸苦甜翻湧著。查某团伴寶猜和阿盆吱吱喳喳說個沒完，比送訂的她還興奮。小她九歲的妹妹阿葉好奇的盯著變了一個人似的姊姊，粉白的臉、墨黛的眉、嫣紅的唇盤著頭髮，和歌仔戲裡的小旦一樣。隔壁厝的阿枝嫂一面幫阿音抹上特地買的白熊脂面霜，一股粉粉

的香味瀰散在房間，阿音深深的吸口氣，彷彿吸入幸福的氣味。

阿枝嫂拿起一塊新竹碰粉塗在阿音臉上，用手輕輕的推勻。阿音原本黝黑的臉頰，一下白了起來，像極了日本藝妓。

「阿音啊，有開面有差喔，真好抹粉呢。」阿枝再拿起一管幾天前才去桃園買的眉筆，輕輕描繪著阿音稍嫌稀疏的眉毛。阿音看了鏡中的自己，頰白眉黛，不知是變漂亮，還是變成另一個人，看著看著竟有些陌生，好像和鏡裡的陌生人相對看。

阿音想起昨日阿枝嫂來跟她挽面，說是要開面。也是用碰粉塗在臉上，阿枝嫂嘴咬著針線，兩手絞著線在臉上拉扯，針線絞拉著臉上的汗毛，阿音直喊痛，阿枝嫂邪邪的笑著。

「痛，痛才好，洞房才痛咧。」阿枝嫂咬著線口齒不清的說著，更顯得曖昧。

十八歲了，阿音當然知道阿枝嫂曖昧取笑的意涵，不知是挽面的線絞得太用力還是阿枝嫂的話語讓阿音羞燥，臉上泛著紅暈。

「阿音，汝實在是好命咧，尪婿是自己撿的，不像我憑媒人嘴糊累累喔，嫁來才知艱苦。」絞著線阿枝嫂兩手如剪，剪著阿音臉上的汗毛，嘴巴也沒閒著，咬著線照樣吱吱喳喳的說個沒完。

「阿枝嫂，是我好運啦，同一個所在做事就熟悉，哎唷，這痛！阮兩人的父母嘛嘸反對。」

「汝這叫相看有意愛，像古早陳三五娘同款啦。」

「我看阿旺兄嘛真好啊，骨力做，也未打汝，點燈仔火嘛無塊找。」

「嘿是汝在講咧，平時好好無錯，攏未當乎伊飲酒，酒醉一隻那獅咧。」說到不滿處，阿枝嫂力道加大，痛得阿音大聲叫起來。

「歹勢啦，上大力。汝都不知，明明未堪偏偏愛飲，每遍飲都會酒醉，予伊魯死喔。對啦，恁阿那答咁會愛飲酒？」

「不知咧，無關係啦，無錢那有酒通飲？」提到阿南的家境，阿音心情鬱卒起來，雖然家裡的環境也不是很好，但比起阿南的家要好多了，三不五時也有白米飯可吃，阿南家裡幾乎三餐都是番薯簽飯。

「伊厝甘是真散赤？」阿枝嫂換絞線，臉色轉為嚴肅，關心的問阿音。

「是啊，比阮厝還恰差，本來阮阿母無愛這門親戔，我愛到無法度，阮三嬸批詛伊是鯽仔魚欲娶某，辦公伙仔。訂婚了伊要去花蓮港替人開田做工，看會當有自己的田地。」

「花蓮港！這遠咧，汝咁要隨伊去？生番的所在，汝不驚喔，細漢時聽阮阿祖講，阮厝拜拜時嘸拜瓠啊，因為一個唐山來台灣的祖公仔予生番剖頭，瓠仔一粒那人頭，所以嘸拜瓠仔。」阿枝嫂又抹上一層碰粉，再挽一次，說到生番時，齜牙咧嘴。

「訂婚啊當然嘛隨伊去，昨暝阮阿母還在哭咧，講我那真正去花蓮港，三年五冬才通見一次面。講實在，嫁厝與去花蓮港嘛無啥麼差別，攏不是同款去生疏的所在。」原本愉悅的訂婚喜事，終因阿南將到花蓮港這個蠻荒地帶開墾蒙上一層傷感。

阿音的臉色陰鬱下來。

「是啊，查某人喔菜籽命啦，隨風飛，嫁厝就對厝走，有影啦嫁出去佻去花蓮港無啥差別，佻父

母割腸割肚，攏是要吃苦啦。」挽好面，阿枝嫂邊擦去白粉邊回應著。阿音的臉頰亮透，從未妝扮過，阿音看著鏡中還殘留著一點白粉的臉，燈下顯得特別漂亮，想到訂婚的日期即將到來，喜悅湧了上來。離家的傷感對十八歲少女，似乎比不上愛情的嚮往。